

温州革命烈士故事

温州市民政局编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温州革命烈士故事

温州市民政局编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用革命的事蹟來教育我們
的子孫萬代：像我們前輩
那樣，像我們的先烈那樣，
永遠當一個革命者，永遠當一
個為人民大眾的集體利益服務
的社會主義者，永遠當一個共
產主義者。

鄧小平

以心
育懷
石先
人烈

孫
芳
璠

为《解放军烈士传》题词

序

雁山苍苍，瓯水泱泱，烈士之风，山高水长。浙南六千英烈给我们留下非常丰富和珍贵的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时期，具有光荣传统的温州人民正在进行第二次创业，在创造更多物质财富的同时，更需要继承革命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温州市民政局为了认真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并使其落到实处，将蕴藏在烈士资料中的精神财富——革命先烈的事迹，以故事形式编辑成书。在印发《温州革命烈士·故事第一辑》之后，又及时将故事第一、二、三辑合订本付梓出版，在表示祝贺的同时，更寄希望这本用作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能在培养“四有”新人，树立温州改革开放新形象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钱兴中

一九九五年一月

顾问：卢声亮 周士琛 叶贻标

审稿：周锡丰

编撰：陈钧贤

封面画：张兆鑫 陆琦

封面摄影：李文浚 吴华

封面设计：陈钧贤

封面作品：

1. 《传播马列》（油画）——1924年秋，谢文锦奉中央指示到温州进行建党活动。
2. 《刑场壮歌》（粉画）——1948年6月，金式瑜与战友在雁荡山麓英勇就义。
3. 《孤胆英难》（粉画）——1974年1月，王载雄在西沙海战中孤身护舰壮烈牺牲。

目 录

序	钱兴中
简介·故事	
1. 谢文锦 (1894—1927)	1
一只挂表	1
2. 郑恻生 (1888—1927)	4
温州花席	4
3. 麻植 (1905—1927)	6
一支桔红色钢笔	7
4. 蔡雄 (1907—1927)	9
《衣带赞》续笔	9
5. 王家谟 (1906—1927)	10
查日货	11
6. 郑敬衡 (1900—1927)	12
一碗白粥	12
7. 林珍 (1905—1930)	13
爱	13
8. 陈文杰 (1903—1930)	15
赤脚大仙	16
9. 潘心源 (1903—1931)	17
掩护毛泽东脱险	18
10. 林去病 (1905—1932)	19
两副对联	19
11. 夏朋 (1911—1935)	20
路	20

12.	潘世雅 (1903—1937)	21
	英雄夫妻	21
13.	刘英 (1906—1942)	22
	革命要当英雄汉	23
	特殊婚礼	25
	两件衬衫和两双袜子	26
14.	叶廷鹏 (1889—1941)	27
	低潮	27
15.	林夫 (1911—1942)	28
	和鲁迅合影七张照片的人	29
16.	周饮冰 (1913—1942)	31
	挺身受缚	31
17.	黄美金 (1892—1942)	32
	门缝望母	33
18.	郑明德 (1925—1942)	33
	小馆长	34
19.	朱程 (1910—1943)	34
	铁军将才	35
	朱德饼干	37
20.	周建生 (1906—1943)	38
	三进家门	38
21.	洪汝兰 (1917—1947)	39
	过年	39
	一担香烟	40
22.	徐植芳 (1924—1949)	41
	征女友信	41
23.	马兰英 (1933—1949)	42

不要临渴掘井	43
24. 张晓莲 (1930—1949)	44
挑灯夜读	44
25. 张自霖 (? —1949)	45
一个令人难忘的海员	45
26. 颜安民 (1931—1951)	48
雪天求学	48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48
27. 林心邦 (1920—1953)	49
上甘岭英雄	51
28. 张金生 (1923—1954)	51
越级上书	52
29. 傅永来 (1926—1954)	53
海难	53
30. 陈华斋 (1919—1955)	54
入党以后	54
31. 赵尔春 (1941—1964)	57
救火	57
32. 李桦 (1936—1967)	59
险区考察	59
33. 王载雄 (1951—1974)	61
孤胆英雄	61
34. 王志友 (1940—1982)	62
一双鞋带、一张批条、一碗菜汤	63
35. 雷衍彩 (1962—1985)	64
一封没有发出的信	65
36. 林金龙 (1962—1985)	66

血染运输线	66
37. 张金萍 (1969—1989)	67
生日	67
38. 叶亚头 (1923—1990)	69
抗洪抢险勇士	69
遗物引起的追忆	70
附录	
1. 温州翠微山革命烈士公墓简介	71
2. 温州革命烈士纪念馆简介	72
3.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碑记	76
4.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碑记	76
5. 温州革命烈士纪念馆展厅《前言》	77
6. 温州革命烈士纪念馆展厅《结束语》	77
7. 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纪念碑碑记	78
后记	编者 79

1. 谢文锦

(1894—1927)

【简介】

谢文锦，原名用绣，字褰霞，又名炯华、文进。永嘉县潘坑村人。曾就读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0年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为中共党员），次年与刘少奇等赴苏留学。1923年回国，在上海、广州、温州、南京等地从事革命活动。为浙南最早党组织——中共温州独立支部创建人。1927年在南京牺牲，时任中共南京地委书记。

【故事】

一只挂表

谢文锦的家乡，潘坑地方是一个偏僻、落后的穷山沟，他是唯一飞出的金凤凰。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因直接参加“一师风潮”，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辍学，带着宣传新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又飞回穷山沟，在岩头镇创办一所高等小学。

他为了筹措办学经费，与妻子一起过着吃青菜淡饭，穿粗布衣裳的俭朴生活，但在穷乡僻壤的家乡办学，单靠自己省吃俭用还是很难维持下去。

第二年，穷人的孩子因缴不起学费，不能再继续上学；请来的教员因工资低微而辞去。谢文锦面临办学窘境，教员回去了自己兼课，让穷学生免费读书。

他为了坚持办学，已经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几乎都变卖、典当，后来只剩下一只心爱的挂表了。这是他唯一的结婚纪念品，卖掉真有点舍不得！最后，他还是与妻子一起商量决定，把这只



1920年谢文锦（后排右一）在上海外国语学社与中共早期党员俞秀松等同志合影。

為人師表

紀念謝文錦同志過難忘年丰 肖勁光

挂表卖了，换钱买书本和学习用品，供穷人的孩子继续读书。

2. 郑 恻 尘

(1888—1927)

【简介】

郑恻尘，乳名日起，字采臣，又名振中、朝寮。永嘉县表山村人。曾就读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先以实业救国，后与妻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第一任书记胡识因，共同领导温州早期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商民部部长，为省、市各界公认的国民革命民众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

【故事】

温 州 花 席

温州是名闻遐迩的“草席之乡”。过去仅出产传统的单一品种硬草席。

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瓜分政策，在武装侵略的同时，进行经济侵略。当时，日货倾销中国，白银花花流到国外，国内民族工业、手工业都遭到严重冲击。一种日本机制花软席进入，温州草席手工业濒临破产，工人因失业而挣扎在饥饿线上。

郑恻尘看在眼里，愤在心头，决心试制物美价廉的国产机制花软席，抵制日货，以创办实业，救国救民，振兴中华，自此改名振中。

他为了试制软席机，卖掉老家仅有的十二亩田产，三间半房子，还有家具作为筹集资金办厂。他为了早日试制机器成功，刻苦钻研经常废寝忘食，有时半夜三更还起来挑灯夜战；有时饭菜凉了，还在思索着，妻子劝他先吃饭，他却把筷子伸到饭碗、菜



1927年2月17日，郑侧尘（左三）等在温州洞桥头礼拜堂迎接入浙的北伐军。

盘外边去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郑侧尘历时三载苦寒，终于制成软席机，生产出高质量的纱经草纬软席，并发明新的印花染色工艺，将自绘的花虫鸟兽、人物风景移印于草席上，花色品种、质量指标都远远超过日本货。1959年2月，人们在“温州市革命历史文物展览会”上，看到郑侧尘遗留下来的一条上面印着醒狮图的温州花席，其图案精美，色彩鲜艳，真不敢相信这是40年前的产品。

同时，郑侧尘还在温州推广种植细草（软席草），鲜决原材料问题。然后，他邀人合伙开办“中一花席公司”，因这是中国第一家花席实业公司故名。他自任总技师，最盛时工人达1500人左右，成为温州最大的工厂。自此，温州花席远销上海、北京、南洋群岛，受到国内外一致欢迎。日本花席在中国市场销声匿迹。

郑侧尘成功发明温州花席后，有人劝他申请专利，以防他人仿制，他却决然回答：“我制花席，根本不是为自己发财，目的在于利国利民，挽回权利。现在仅我们一家席厂，供不应求，还要远销国外，因此，我欢迎他人来办席厂，在技术方面，我还要给予指导、帮助，这样才能满足国内外市场需要，抵制日货，为中国人争气。”不久，在他的热情鼓励和支持帮助下，温州又办起9家花席厂，其中一家，他还特意给取名“振兴”呢。

3. 麻 植

（1905—1927）

【简介】

麻植，又名炳登，字愈高，浙江省青田县人，1925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曾参加广东革命军东征。1926年初冬，周恩来、聂荣臻离开广州，由他主持广东区委军事部工作。他是深

得老一辈革命家邓颖超特别称赞的革命先烈之一。

【故事】

一支桔红色钢笔

1927年，广州发生捕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五”事变。

麻植在榨粉街军委办事处与工作人员，年仅十六岁的女共青团员黄玉兰一起烧毁党的秘密文件和军校共产党员名册。

当文件、名册正在点燃的时候，门外传来敌人的脚步声，黄玉兰急忙催促麻植赶快从秘密通道出去。麻植严峻地说：“不行！这些文件和名册比我的生命还重要！它关系到数百名党员的生命，关系到党的前途！如果落到敌人手里，那么整个军委的党组织就毁灭！你还是快点帮着我烧吧！”

敌人砸门闯人，搜遍全屋，什么也没有得到，只见一堆灰烬。

麻植和黄玉兰在狱中坚贞不屈，始终守口如瓶，没有吐露党的机密。敌人得不到我党的有关情况，最后把他俩一起提交“特别军事法庭”审判。

在敌人的审候室内，黄玉兰见到拖着沉重脚镣一拐一拐过来的麻植，满脸血迹，外衣被撕得破破烂烂的，肩背渗着脓血，心里十分难过，忍不住流下了眼泪。麻植低声地说：“玉兰，你要坚强些。头是不能向敌人低的，泪是不能向敌人流的。在敌人的法庭上，千万不能流泪。现在敌人对你还不摸底，一会儿开庭审讯，你要一口咬定是我的女佣，是来广州挣钱谋生的。这样，敌人对你将无可奈何。”麻植边说，边从衣袋取出一支桔红色的钢笔交给黄玉兰：“敌人是凶残的，他们绝不会放过我。我既入囚笼，断无生还的希望，不过我是不会向敌人低头的。这支钢笔是我多年为党工作的工具，它在宣传战线上产生过威力，也是我唯一的财产，就留下这支笔给你做个纪念吧。以后同志们问到